

織你的名字



說小說 韋姬

韋姬著



織你的名字

韋
姬著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織你的名字(收穫文叢)

著者：章姪

封面設計：水禾田

插圖：保蓮(何端保)

主編：黃東濤(東瑞)

督印人：蔡瑞芬

出版：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6-6A好德商業大廈6字樓A室

HOLDE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TD.

Flt A, 6 / F, Hody Comm. Bldg.,

6-6A Hart Avenue, T.S.T. Hong Kong.

Tel.: 2368 0632

Fax.: 2723 1401

印刷：永利印務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官塘道472-484號官塘工業中心

第一期4字樓L座

Tel.: 2555 7311

發行：藝美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摩利臣山道一號二樓

Tel.: 2574 5650

版次：一九九七年三月

國際書號：ISBN 962-449-176-3

本書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本書所發表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均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無誤，亦並不一定代



作者於 1994 年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頒獎典禮上之留影

目 錄

上輯·心態小說

墜落	1
夜一滴一點地過去.....	5
在灰色地帶.....	8
潮濕季節.....	14
心蝕	16
藍眼睛與水蜜桃.....	19
謀	23
笑的解碼.....	27
禮物	31
中三女生的心事.....	36
出走的女孩.....	41
忠誠	44
撞	48
初來的紛擾.....	53
既然如此，OK！.....	59
疲憊	63
相識的陌路人.....	65
修車之夜.....	68

稚子	71
黑色星期五.....	78
冬冬有了心事.....	82
匆匆	87
遠方無消息.....	90
送你上哪兒.....	93
爸爸的煙嘴兒.....	96
淡淡的薄荷香.....	99
僵在死亡的邊緣.....	102
一楨照片.....	105
無禮	108
竊	111
觸摸死亡.....	113

下輯·詩化小說

織你的名字.....	119
初夜	125
一瞬的目光.....	129
山腳下的小屋.....	131
十六歲一個暖融融的早晨.....	137
窗裡面的女人.....	140
淡藍色的.....	143

昨日妳在.....	145
遠去的.....	147
飄落了的.....	149
石夢.....	152
帶你去看雪.....	157
偶然.....	160
路遇.....	162
有這樣一個丈夫.....	164
雨季不再來.....	166
叫你沒心思.....	168
放逐情緒.....	172

上輯·心態小說

墜落

在最美好的初春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少女伊麗婭懷揣著一張芬芳的生日卡，走上那座熟悉的高層樓宇。

她今天穿著一件淡藍色的短裙，胸前墜著一隻剔透的玉兔，一件薄薄的羊毛背心套在月白色的襯衣上，顯得靈巧活潑。越走近那道寫著A字門牌號碼的房門，伊麗婭的心就跳得越厲害。她曾經與媽媽都住在這裡面，不過，三年前，媽媽把她帶走了，留下哥哥還有那個愛飲酒的爸爸住在這裡。

今天是哥哥的生日，三年不見的哥哥變成甚麼樣子了？伊麗婭很想知道。想到這裡，她摸了摸懷裡的生日卡。這是一張音樂卡，會唱歌。以前哥哥也送過會唱歌的生日卡給她，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伊麗婭想起來有些害羞，因為她記得那天她因為沒有一口氣吹滅紅燭而哭鼻子了。

她按響了門鈴。

「哦，是妳。」父親似乎感到有些意外，聲音冷冰冰的。他走回沙發，那件厚厚的睡衣敞開著下擺，隨著父親搖搖晃晃的身子飄動著。

「妳來做甚麼？」父親扔過一句話，沒有回頭。手上的雜誌翻得嘩啦啦響。

哥哥從裡屋走出來，見是伊麗婭，臉上現出驚喜的神色，但這神色很快就被某種意識所阻止，那喜色還沒成長就夭折了。房間的空氣裡渾雜著酒和煙、以及甚麼不明物的異味。沒有開冷氣，窗戶閉著。伊麗婭感到悶，她皺了皺眉。

「外面暖和了。」伊麗婭撿了一句話。

沒有人接話。

「今天是……是哥哥的生日呢！」伊麗婭想讓自己重新高興起來。她瞟了哥哥一眼。哥哥拖著一雙缺了邊角的拖鞋，雙手插在褲兜裡，表情木然。他長高了，皮膚白淨些了。以前他在伊麗婭的心目中是英雄，他會保護妹妹，他還會變戲法哩！現在他仍舊是伊麗婭心裡的英雄，只是有些陌生了，似乎……也有距離了。

伊麗婭突然感到有些難受。她將懷裡的生日卡遞給哥哥：

「喏，哥，祝你生日快樂！」

屋裡漂浮著陌生的空氣。

伊麗婭笑了一笑，這笑容似乎多了些討好的成份，令她自己尷尬。她覺得這笑容是一種出賣，將自己懷揣的那些真情，全部兜售了。她下意識地將兩隻小手拘在身後，相互摸索著。

哥哥將生日卡接了過去，迅速地瞟了父親一眼。

「啪！」父親將手中的雜誌甩在沙發裡，抬起兩隻灰暗的眼睛，拖著長長的聲調說：「伊麗婭，我講給妳聽，妳現在屬於妳媽媽啦，何況妳媽媽又結了婚呢！以後請妳莫來打擾我們啦，莫來煩了，妳記清楚啦！」父親的眼睛像月光下的樹影一樣陰沉。

頓時，伊麗婭一雙黑色的大眼睛蓄滿了淚光。她看見哥哥的手無力地垂落下去，生日卡在他手中掉下了，就像一片枯葉從樹上脫落下來，飄落在地上。

一隻蟑螂從暗角鬼頭鬼腦地竄過。

伊麗婭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哭出來了，就像在家裡聽到繼父訓斥媽媽不管教她一樣，既難受，又委屈。繼父如果知道她來這裡，又會用怎樣的嘍諷口吻對媽媽說三道四呢？媽媽那兩片薄嘴唇就會像水中的魚嘴巴一樣吧嗒著，手中的竹筷子一定會徐徐地如一隻尖嘴鳥兒似地，一下一下叨著她的手背了：「教不會嗎，妳？沒見過妳這樣蠢的！」

「蠢……」終於，伊麗婭眼睛裡滾出了兩行眼淚，雙手發涼。

兩條腿遲緩地拖著伊麗婭走出門外。

走廊的盡頭是一個小小的陽台，從這裡可以望得見滿街的霓虹燈影，還有流水般的車輛。已是萬家燈火。伊麗婭伏在欄桿上，讓一滴滴洶落的淚水浸著臉孔和手臂。父親忿懣的聲音在暗處盤旋：「莫來煩啦……」這話語與繼父嘍諷的腔調混雜著，擠作一團，她開始顫抖。那張飄落在地上的音樂卡，甚麼也沒有唱出來，她想。

唉！她聽到自己呻吟了一聲，如同一隻流浪貓的悲鳴。

伊麗婭攀出了欄桿，垂掛在胸前的玉兔從脖頸前滑了下來，迅速地向黑暗的深處掉下去。這麼高，她有些害怕。她用一雙柔軟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冰冷的鐵桿子。

現在，伊麗婭像一隻小鳥憩在樹枝頭一樣，懸在欄桿外了。她閉住了眼，低聲呢喃著：「爸爸，哥哥，媽媽，我是愛你們的呀！」說完，她慢慢地鬆開手，讓自己無望地落了下去，就像那張音樂生日卡。

街燈下，急匆匆的車聲掩蓋住了她墜落的聲音。

這時候，正好有人從A室開門出來。

（原載香港《香港文學》第141期）

夜一滴一點地過去

她突然醒了。時鐘敲了三下。三點了。算起來，她才睡了兩個多小時。爲甚麼會突然醒了呢？是甚麼聲音驚擾了她嗎？窗內仍有隱隱的光射進來，趕夜的車仍在遠遠地急行。一切都平常如舊。那麼，是甚麼異樣的感覺使她醒了呢？伸手摸一下身旁的位置，那兒空了。

他……？

她聽見隱隱的唏噓聲。

在客廳裡，兩個人相遇了。

她瞥見昨晚翻過的那幾本影集仍凌亂地散在沙發上，她注意到那本灰色的影集掉在地上。

「像是有甚麼聲音擾醒了我。」她說。

「我起來看看門有沒有鎖好。」他邊說，邊下意識地將身子挪

轉，好離開女人的視線。

「門……有甚麼事嗎？」她說。

她注意到他避開的眼睛有些泛紅。他穿著一套灰色長睡衣，這使他的老態明顯地表露出來。畢竟他是五十歲的人了吧！而她呢，雖說年輕，可褪了妝的女人在夜裡看上去，總會像失了彩衣的泥娃娃一般，讓人很不習慣的。聽說他的太太從來不化妝。

「沒甚麼事。妳得披件外衣，要不然會著涼的。」他總是忘不了對她關懷呵護的。第一天任他的秘書時，他就用這種語氣與她說話。

「我以爲出了甚麼事。」她不去正眼看他，顯然，她聽出了他因流淚而發出的鼻塞聲。自從他太太出事之後，他的話語就再不提「老醜」那兩個字了。那天他只是將一頁報紙塞在她手上。報上載有一個女人因丈夫包二奶而跳樓身亡的消息。在此之前，她一心一意只想等著嫁給他，但當突然得知「老醜」自己主動消失的消息時，她竟一時說不出話來。

「廚房裡的窗子關好了。」他說。

窗關好了，這話讓人聯想許多。這麼高的樓——他的臉色蒼白。

她望了一眼睡前已經關妥的廚房門。

「風大，」她轉過臉來說，「這瓷磚地挺涼的，睡吧。」她注意到他沒有穿拖鞋。一伸手，她將客廳的燈熄了。

她像是無意似的，走過去將剛才瞥見地上一張一雙男女合影的舊照片，塞進沙發旁的灰色影集中。

兩人摸索著走回到床上。

遠處的高速公路上，來回的車輛似乎多了起來，沉悶的車聲穿過與高速公路相隔的一大片黑林子，從窗子裡竄進來。她一動不動地躺著，身旁的他也靜靜地臥著，沒有動一下。夜在一滴一點地過去。

「嗯？」他哼了一聲，像是在問。

「嗯？」她回了一聲，像是在答。

好長時間的沉靜。她打了一個呵欠。

她開始聽到他長長的呼吸，似乎是均勻而深沉的，卻不太真實。於是，她也讓自己深深地吸氣，發出富有節奏的呼息聲，慢慢地，就睡著了。

早餐準備好的時候，他才走出洗臉間，房間都已整理得井井有條了，陽光從遠處透進窗來。

她爲他熱了牛奶，切了一塊面包，像不經意似地說：

「周末的時候，我們去沙田，順便去寶福山燒一柱香，好吧？」

桌前只有喝牛奶的聲音。

（原載香港《大公報》1997年1月15日文學版）

在灰色地帶

蕭小小是先在窗外玻璃上輕輕叩了一下後，才像小蛇一樣溫柔地溜進我的屋裡來的。

戶外的陽光已將窗幔映得透亮。蕭小小的出現，令我心裡一喜。慌忙間，我下意識地將睡裙拉扯了一下，說：「你……小小，快過來，坐……」

不知怎的，這些日子，蕭小小對於我來說，越來越有一種難以說清的感覺，心裡邊對她的出現的盼望，已超過對阿強的惦記。阿強的行蹤我已很少關心了，有師奶姐妹暗示我，說現在「二奶」之風很盛，要我留意一下老公的行蹤。其實阿強的桃色新聞早已風聞，讓我信心盡失。我再也不願爲他那些黑色抑或黃色的事情傷腦筋了。但近來不知怎的，若一天未見到小小，我便像丟失了一件甚麼東西似的，心情不佳。那天在做日光浴時，我獨自臥在舒適的躺椅上，心裡又捲起一陣波瀾，牽動一份掛念。一種不平常的情緒正